

• 編輯社 •



空軍向李奇茂大師致敬

民國一〇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當代水墨大師李奇茂辭世，這輩子他對自己的畫作，沒有一張滿意，這天，他離開了，終於用他的一生，用他八十三年筆墨生涯，揮灑成就了一幅最精采動人的完美人生畫作。

李大師出生於民國十四年的安徽渦陽，父親是小學校長，期盼他努力念書，將來可以走入仕途，光宗耀祖；因此，在李大師八歲時，父親特別請當地書法名家到家裡來教寫書法；然而，有著叛逆性格的李大師卻痴迷於繪畫，當時大家族裡沒人支持，除了母親。也因著對母親的感念，李大師筆下的母親總是溫和慈祥，辛勤勞作，細節中看得出李大師對母親的纏綿仰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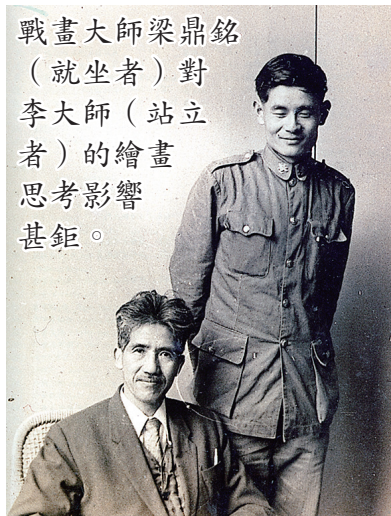
李大師說：「我每天懷念的，就這麼一個老人。生我一個的是她，教導是她，成功也是她。當時家裡很窮，所有人都不讓我畫畫，因為畫畫沒有前途呀！全家人都認為畫畫是雕蟲小技，只有讀書才是正途，因為讀書可以升官發財呀！我母親她不識字，她是文盲，全家就她一個文盲；然而，就她一個人鼓勵我，成為我的啟蒙老師。我今天能這樣會畫畫，完全都是她一手造成的，所以我終生都不能忘記這個人。」

民國三十年，日軍入侵安徽，時年十六歲的李大師被迫開始了流亡的生活，這是他一生中最艱難的歲月。為了對抗日軍、為了裹腹維生，李大師在上海報名加入軍隊，卻因營養不良，體重僅剩三十公斤，被以身體素質太差為由，遭到拒絕。走投無路之際，遇上了一個叫「李其茂」的逃兵；一個想入伍，一個想逃兵，兩人交換了身份。就這樣，原名「李雲台」的「李其茂」，再更名為「李奇茂」，如願進了部隊，卻從此與生長的土地、與深愛的母親永別了。

民國三十八年，李大師追隨蔣緯國軍隊來到臺灣，隔年即在中山堂舉辦個展，為了精進自身的繪畫技巧，民國四十五年進入政工幹部學校（國防大學政戰學院之前身，簡稱為「政工幹部校」）美術組，接受正規的美術教育，開始有系統的學習油畫、速寫等西方繪畫技法。李大師此時期的畫作，深受戰畫大師梁鼎銘影響，一改山水花鳥駿馬見長的畫作主題，將實際生活與家國關係帶入水墨創作中，一幅幅軍民同心的磅礴作品充滿了戰鬥氣息與家國大愛。

李大師常常對他的學生說：「畫畫千萬不能當小偷，你這邊偷一塊石頭，那邊偷一塊雲，拼起來，說這是

銘鼎梁師大畫戰
(就坐者)對
李大師(站立
者)的繪畫
思考影響
甚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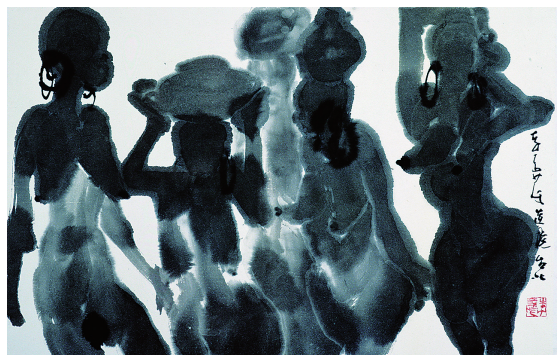


你的。不行！你要畫畫，就要當大盜，要心狠手辣，把你的畫重新改造，這才叫做創作。而創作不能重複自己，不能重複老師，更不能重複古人；不能重複古代，也不能重複現代。認識鼎銘老師以後，我過去的畫，都不畫了。山水花鳥我都不畫了，我開始畫現代，現代人物畫。」

生命的際遇讓他在流離的戰火中，失去了一個鼓勵他、啓蒙他作畫的女人，卻讓他在落腳的臺灣，在政工幹校裡，遇到了鞭策他、支持他作畫的女人張光正。當年談戀愛，張光正師母怕影響李大師的學業，要求他每次見面都要帶一百張畫；結婚後更是嚴苛，見畫不好的畫當場就撕掉。有嚴妻如此，李大師非常用功，每天都畫兩刀紙。李大師偶爾幽默自嘲，說太太是他的老板，他只是個伙計；但

更多的是，濃情蜜意，李大師曾對著張光正師母說：「你活著就好，你沒了，我就等於沒活。」

隨著對藝術的鑽研日深，李大師在中西藝術的交融中，遇到了他藝術生命裡的領路人齊白石，也確定了他畢生的水墨畫之路。李大師有感，水墨最通人性，如同太極，黑白兩色不僅代表著晝夜，更代表著人生。在齊百石的筆墨思想引領下，這個時期李大師的畫面強調全白全黑，大黑大白，以白當黑，並在繁簡交錯的意象中，表現出強烈的東方思維；雖僅少壯之年，七〇年代中期，卻已被封為年輕一代的白石老人，斐聲兩岸。



李大師以創作為業，在巡遊歐洲寫生後，引入西方動態素描技法，為中國水墨繪畫注入了新生命，也開啓了東西藝術交融的新扉頁。



李大師的繪畫趣味橫生，大師筆下的馬不僅看得出性別，更可以從姿態神韻中看出性情。

李大師曾對外表示，「我活了九十歲，在中國的畫家中，齊白石是最佩服的一位，我對他的定義，是在中國美術史上，永遠不能抹滅的一個中國黑白畫家。我就講一張畫，齊白石他畫三條線，代表水在流動，題款『山外有蛙聲』，這就是藝術，有意境，有深度思考，影響我一生的創作。」李老師曾經以荷花為主題，創作過《春夏秋冬》的組畫，其中《冬》就是一張白紙，他說冬天沒有荷花，所以一紙白就是一池荷；這樣的繪畫思考正脫胎自齊白石，以心畫心，形不存焉，從有則無，從無則有之的東方哲思。

聽聞外界讚譽自己有白石老人之遺風，李大師不以為喜，反倒開始苦思，如何突破，才能讓自己的畫不要有齊白石的影子。為了尋求藝術創作

的突破，李大師帶著中國繪畫的兩大元素筆與墨，遠赴法國、義大利、西班牙等國巡遊，大漠風光、人生百態，他且走且觀，開始進行水墨寫生，試探東方水、墨、色的交融，並在異國情調的寫生題材中，引入西方動態素描的技法。這樣的紙上匯合，渾然一體，讓人感受到動態的氣韻與生命的鮮活，終成獨步畫壇「引西潤中」的絕技，為自己，也為中國繪畫藝術開啓了新頁。

李大師認為中國的繪畫精神依託筆與墨而實現，「中國的素描用中國的毛筆可以完成，能不能獲得共識，我不知道，但我喜歡這樣。」、「西方的素描紙畫完以後要噴固定劑才不會掉色，我畫的素描丟到水裡不會散開，因為宣紙定了就不動了，這就是我們的優點，我們要把中國的文化、技術傳達給別人，不要老是認為別人的好，我們的不好。」

懷抱對五千年中華文化深厚底蘊的崇敬，感於我國在七、八〇年代國際局勢中孤立飄搖的困境，李大師以水墨畫作為媒介，帶著文化使命，走向國際，講學教課、舉辦畫展，藝術足跡遍布全球，不僅將東方水墨、孔孟儒學推向寰宇，讓全世界看到中國藝術，更讓中華敦厚深濃的人文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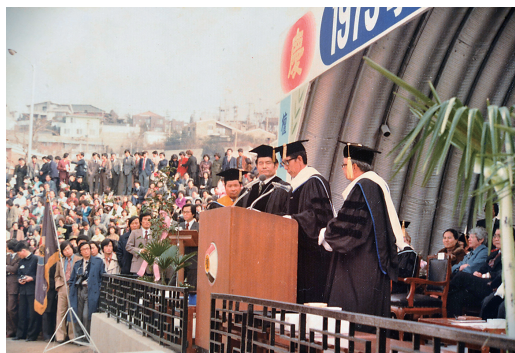
在海外深根、發芽，獲得海外一致的推崇與讚揚。

韓國檀國大學、美國聖荷西大學等多所國外大學聘他為終身榮譽教授，馬六甲州長授予他「榮譽市民」稱號。民國六十七年，美國舊金山市更將每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定為「李奇茂日」，李大師說：「這不是我自己的日子，這是中國人的日子。我是中國人，任何光榮都不是我的，是屬於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的。我能帶給這塊土地光榮，是我應有的責任。」

自政工幹校起師承李大師，追隨李大師四十年的全國美展國畫金龍獎畫家李沃源回憶學生時代聽聞的一件往事，「老師民國六十六年到韓國去



李大師（右）致力於東西文化交流，走遍世界各地，將中國的水墨藝術與孔孟儒學推向寰宇，獲得海內、外一致的推崇與景揚。



韓國檀國大學特別設立「李奇茂畫伯獎學金」表彰李大師（右三站立者）在文化藝術交流方面的卓越貢獻，並頒贈名譽博士學位，向大師致敬。

展覽交流，老師的畫全數賣出，賣了兩千多萬臺幣。當時的兩千多萬，一大筆錢呀！怎麼辦？那時中韓兩國正在較勁，韓國有史以來執政最長時間的總統朴正熙也出席了該次展覽的開幕式，老師就是大氣，全部捐給韓國大學，韓國檀國大學也因此設立了『李奇茂畫伯獎學金』，向老師致敬，做了一次非常成功的藝術外交。」

踏遍世界各地的山水風土，自述只要飛機飛到的地方都去過的李大師，承載著發揚中華民族藝術文化的使命，繞了地球一圈又一圈，終於回歸給他藝術養分的土地臺灣。此時的他已是國際認可的大師級人物，然他不羈絆於聲譽，以行腳體驗這塊寶島

的風情，「我睡過大板凳，住過牛房」，這是李大師體會臺灣、回饋中華民國的方式。

《臺北夜市人生》、《北淡捷運》一幅幅靈動活潑、自然真切、貼近生活的畫作，就像是一幕幕衆生畫像的劇場，一曲曲塵世喧囂的交響樂章，畫卷中臺灣鄉土的溫度和人文氣息溫暖動人。李大師以簡單隨意的筆端，充分展現基層芸生相樣，夜市昏暗的光線烘托下，全家聚會、單身獨飲、吃喝猜拳、聊天算命，就算是廣角鏡頭也很難兼顧畫面的完整性與動態感；然李大師卻能從容掌控、精準描繪人物的形態表情與肢體語言，將人



李大師所創作的捷運主題畫作，將人潮的擁擠、乘車者的姿態，畫得活潑生動，讓觀畫者輕易地進入畫中，與自己每天的通勤經驗產生連結共鳴。

倫表現、市井生活、民俗盛典、人文景致，通通收入筆中，並與傳統筆墨技法完美結合，也因此開創了臺灣本土常民美學的新潮流，各大專藝術院校爲之風靡，紛紛開設相關課程，邀請李大師擔任教授。

現任職臺灣藝術大學書畫藝術學系，已有二十年教學經歷的謝嘉明難忘師恩，「我最遺憾的事，就是與老師認識得太晚。我與老師的淵源是在國立藝專，老師上課不特別講課，一進來跟大家說今天畫什麼，然後就開始作畫。老師作畫速度很快，看完示範後，大家各自創作，接受老師的評論。老師對於學生作品的評價永遠是正面的，我沒聽過他對學生有任何負面的評語，而且他在評析學生的作品時，始終採取開放的態度，尋找作品的可能性。我原本畫的是西畫、人物畫，老師建議我把西畫的東西帶入水墨，受到老師的啟發，我開始產生關於水墨的思考，並於後來走上了承襲傳統水墨繪畫藝術的道路。」

此時的李大師已年過六旬，仍應允各大專院校之請，以其驚人的體力與筆力，復執教鞭十餘年，採取開放性的創新授課模式，主張取消門戶之見，鼓勵學生隨興所至，讓受教於他的學生們個個折服於他的寬闊氣度，



李大師（右）對於學生的提攜、照顧不遺餘力，照片爲李大師爲李沃源（左）《富春江行旅》大畫題字。

並沉醉於中國水墨世界的浩瀚宇宙中，栽培出一位又一位、一代又一代具獨立思考的藝壇新秀。

李大師非常看重教育，他認爲「只重視老師的傳統教育，這是失敗的教育。因爲藝術是高度的智慧，不是高度的技術，大學不能只教孩子們不懂的藝術常識與藝術技術，更要傳承中國文化，傳達創作藝術。以畫人物畫來說，不是我教學生，而是他來教我，告訴我，他喜不喜歡自己的畫。喜歡兩個字，對藝術來說，太重要了！這就是尊重學生的創作智慧。」

李大師的藝術修養飽涵中華文化

的智慧結晶，並從技法上獲得劃世代的突破成就；然李大師不自矜自滿，在藝術創作上堅持刻苦鑽研，以求超越於變革，他從不覺得自己畫得好，常有人對李大師說，「李老師，你怎麼畫得那麼好？」李大師總是嚴正地回復，「錯了！我從來不講自己畫的好，如果你問我，哪一張畫最好？我說明天那張畫的最好。」

政工幹校藝術系十五期，與李大師結緣逾半世紀的創作大家唐健風對此甚為感佩，「許多藝術名家、畫界大師一輩子就成名於一，再無可觀；老師他難能可貴的地方就在於他什麼都能畫，而且不故步自封，勇於創新。你能想像，一個七、八十歲的老畫家還能時時有新的現代水墨作品產出，帶給年輕一輩創作思維與畫意風格上的激盪！這就是老師讓中國大陸當今許多畫界巨擘拜服的原因。老師用他的畫作證明了，他一輩子最大的敵人就是他自己，他不斷用新創作挑戰舊創作，讓人驚豔、驚嘆、驚奇於他多元、多貌與多趣味的紛呈作品。」

將墨彩藝術與中國陶品瓷器工藝相結合的第一人李沃源，談及李大師以筆墨寫生，藝驚東西的動態素描水墨美學，「老師崇拜齊白石，尤其對齊白石『萬物過眼皆為我有』的藝術

思考深烙於心。老師說，藝術不要走技巧，畫畫不要畫得太像，因為你再怎麼像，都沒照相機拍得像。」李大師的畫作是眼睛、手與思想共同創作的結晶，李大師認為藝術不是歷史電影，藝術是要給文化帶來一個新生活的文化見證，這是歷史給藝術家的責任和使命。在倡導創意、創作的美學教育之際，李大師經常回望歷史瑰寶，浩嘆中國傳統藝術的博大精深，並於民國一〇一年在國父紀念館辦個展時感慨自惕，「我畫了七十六年，水墨我還沒摸通，我活著的一天，我就會把水墨畫繼續創造下去，畫下去。」



李大師人品如畫品，海峽兩岸不少大家、名師均投門下為徒，欲得其親傳親授。

「對於李大師而言，中國畫必須依著時代向前走，在創新中，放眼世界，方能薪傳不墜。」

李大師之所以為一代大師，除了水墨畫作的成績外，更因其思想、人品、風骨、精神而見聞為世。李大師在九十大壽時說，「我的人生是為別人而活，我的畫也是為別人而畫，如果我的畫能讓看畫的人微笑三秒鐘，這就是我感到最滿意的成就。」

經李大師引介水墨書法名家暨權威評家姚夢谷，深得姚大師賞識，進而栽培成為現任中華民國畫學會理事長的唐健風，對於李大師無私無我，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他人、奉獻給社會、奉獻給國家的無私大愛讚佩不已，「老師絕對是一流的畫家，有才、有學、有識，畫畫需要深遠開闊的眼界，眼界不夠廣，再用功，畫出來的東西也是死的。但是，畫畫方面了不起的人太多了，老師他最了不起的是他的無私大愛。我曾經跟他一起到空軍各基地巡迴作畫，畫大畫的空檔，老師看基層官兵辛苦，就畫小畫送給基層的官兵們，老師的仁心關懷沒有階級之別，在老師的眼裡大官小兵都一樣，都是有血、有肉、有情的世間人。」

已為工藝畫壇巨匠級人物的李沃



李大師（中）因著投身軍旅的緣分，積極響應國軍各項藝文活動；照片為今（民國一〇八）年李大師參加國防部春節揮毫之實況。

源也對李大師欽慕至極，「老師是兩岸和平文化藝術聯盟的主席，現在老師過世了，我覺得這個主席的位置應該留下來，永遠掛著老師的名字。我清楚記得一次，聯盟到中國大陸地區去做交流，一位大陸藝術人士在老師面前跪下，磕了三個響頭，以視師如父之禮，表達對老師的崇敬。在我看來，現在兩岸在藝術成就方面，還沒有一個能超越老師的，因此，我覺得永久榮譽主席的設立，對於聯盟來說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李大師對生命的炙熱激情，起心

於對家國民族的深切關注，也因著流離歲月，投身軍旅的緣分，李大師對國軍始終投以最懇摯的關懷，畢生積極響應國防部舉辦的各項藝文活動，持續以他強勁的影響力，贊助國軍文化公益活動。也是因為動容於他筆下至真至切的水墨風景人物，空軍許多將領前輩與李大師均相交匪淺，「打過八二三砲戰的林文禮，在上尉時就與老師相當熟識；當到行政院院長的唐飛，與老師的緣分更深，因為唐夫人是老師國立藝專的學生；滿族人烏鉞是總司令任內、葛光越大使與現任漢翔董事長胡開宏則是在聯隊長任內



李大師在空軍留下多幅鷹揚蒼穹，意境深遠的大畫；照片中郭汝霖上將（前）欣賞之水墨作品，為李大師與其他名家之共同創作，現典藏於忠勇營區第一接待室。



民國一〇五年七月十五日時任國防部部長馮世寬先生（左），頒贈感謝狀，感謝李大師於博愛藝廊辦水墨創作個展，陶冶官兵性情。

，邀請老師到部隊裡作畫。」陪著李大師走遍空軍各基地，共同致力於用美學藝術陶冶官兵生活涵養的唐健風接著說道，「老師與空軍很有緣，也很欣賞空軍飛行員的重情重義，以及對藝文工作的全力支持。還記得民國一〇五年七月十五日與老師一同出席國防部博愛藝廊『李奇茂大師——情境馬祖／繪畫新思維水墨創作展』的開幕式，當時的國防部部長馮世寬先生致詞時，竟詳細敘述民國八十二年，任臺東聯隊副隊長時，自己如何驚豔於老師提筆即就的雄鷹偉姿，並以老師的人生故事，勉勵現場的官兵同仁不要看清自己，做任何事都要堅持到底；後來，馮部長還親向老師請益國軍新文藝的未來發展，並在部長任內整建了政戰學院應用藝術學系國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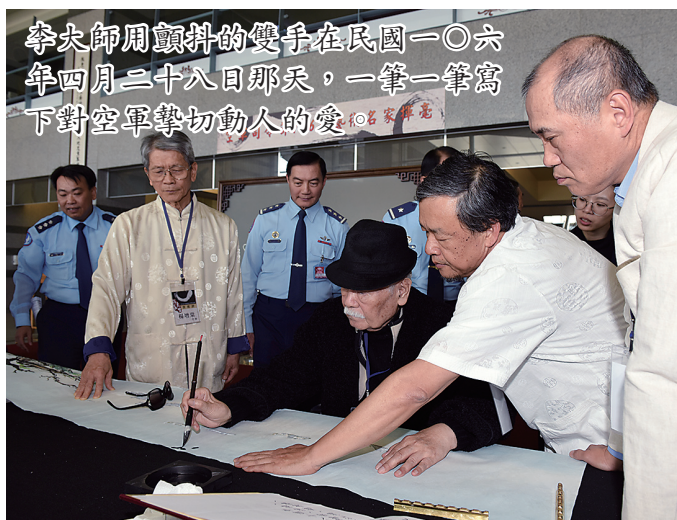
李大師看到國軍文藝活動在復興崗新落成的藝術基地－國防美術館獲得傳承與發揚非常高興，以行動支持，捐贈多幅大畫。

美術館一館與二館，以實際行動投入戰鬥文藝精神的延續與國軍藝術人才的培育、藝術創作水準的提升，讓老師非常高興。」

李大師對家國大愛精神的宣揚、對中華文化傳承的信仰，以及對空軍文藝工作的投入，無人能及。現任空軍司令部文宣組組長的莊國平上校接獲訃聞，難掩不捨，「民國一〇六年空軍辦理慶祝八一四勝利八十週年，我們特別邀請老師領軍，偕同政工幹校藝術系畢業的八位畫壇名宿，以『風雲際會壯士飛』、『凌雲玉峰衛家邦』為題，創作兩幅大畫。老師當時

高齡九十二歲，欣然允諾，並與後期藝術系學弟們共同執筆揮毫，繪寫空軍先烈的筧橋精神信仰與玉山主峰的臺灣地標風光。我清楚記得最後落款題名的就是期別、輩分最高的李奇茂老師，老師當時是抖著手，一筆一筆把畫題與九位创作者的名字寫完的。老師常掛在嘴邊：『我筆寫我心，我心寫我愛。』老師愛國家、愛空軍，愛得令人不捨，愛得令人動容。」

民國一〇八年六月十八日在臺北市立殯儀館，由馮世寬先生擔任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時任國防部副部長



沈一鳴上將與空軍司令張哲平上將，率領空軍官兵代表向人品如畫品，自詡為「中華民國永遠的老兵」的李奇茂大師致上最深的尊崇之意。

「硯田躬耕造妙境，筆墨隨心意縱橫；氣韻千秋映忠勇，留名萬古照青史。」李大師用他九十四歲的人生，繪寫仁民愛物、傳繼中華文化的水墨采風，皇皇巨作，精采絕倫，就讓我們慢慢欣賞品味這幅完美的人生畫作！